

美國大選“分裂”華裔家庭：母親支持特朗普，父女投給拜登

文|王一然

摘要：藍鈴支持特朗普，丈夫和女兒投給了拜登，美國大選期間，這個普通的華裔家庭幾乎被“分裂”。他們在餐桌上、沙發上、臥室里爭辯，誰也無法說服對方。這不僅僅是左派與右派的戰爭，也是移民二代與移民一代的對抗，一個妻子的反叛，一個女兒的成人禮。而在大選結果揭曉的前夜，這家人達成了和解。

藍鈴與女兒林希都留着披肩長髮，相似的寬厚鼻翼，同樣豐滿的太陽穴和蘋果肌，笑起來兩頰都有不易察覺的淺窩印記。平日里，母女倆就像姐妹一樣親密：藍鈴的衣櫃時常被女兒像小貓一樣翻騰，化妝品偶爾也被挖走一塊兒；女兒還在上高中，嫌藍鈴給她拍的照片“像老人”，藍鈴就堅持練習，各種表情、各種姿勢，直到女兒滿意。

代際溝通在這個美籍華裔家庭中不存在障礙。女兒會在凌晨四點拉着藍鈴去海邊看日出，給她一個“浪漫的母親節”；聖誕節時給全家準備 Super Gift，給母親的禮物是件維秘粉色睡袍，“媽媽每天都睡得很晚，浴袍絨緜暖暖的，可以披在身上。”

女兒的懂事總是讓藍鈴津津樂道：她是學校社團領袖，考試經常“全 A”；最愛的菜是檸檬蝦球，最中意藍色，喜歡健身、音樂、畫畫，也愛逛街買衣服；男朋友是個韓國小帥哥，比她高一年級，是學校樂隊首席小提琴手，閨蜜是同級的韓國美女，兩個人在校羽毛球隊認識——女兒的大事小事、情緒波動、社交圈子，藍鈴全都清楚。“其他同學家長要看我的朋友圈，才知道孩子在學校發生了什么。”她笑着說，女兒也常徵求她的建議，最近的大學申請主動和她討論。

可今天似乎不行。

10月31日星期六（文中均為當地時間），離美國大選選舉日投票還有三天，當地的提前投票還有兩日結束。這一天，18歲的女兒要和藍鈴一起去芝加哥市政廳投票。女兒支持拜登，而藍鈴要把票投給特朗普。

在這個美國芝加哥的普通家庭，四年前特朗普執政後，這樣的“分裂”逐漸開始：女兒和丈夫都支持民主黨，藍鈴則轉投了共和黨。2020 美國大選提前投票開啓後，家里的“黨派戰爭”也到了白熱化階段。

10月22日，舊金山民衆露天觀看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的最後一場電視辯論。

“Mom! Mom!”

女兒林希的 18 歲生日剛過去半個月。藍鈴知道，對於她而言，這次投票，不僅是第一次行使投票權，也是“最有意義的成人禮”。

儘管下午才出發，但女兒一大早就起來洗澡，一直看時間，還把長裙、套裝、西裝都試了個遍。芝加哥已進入嚴冬，冷風入骨。林希換來換去，最後還是換上一件翻領白襯衫，套上厚厚的黑色皮夾克，和母親打扮得像“親子裝”——藍鈴穿了件黑色羽絨服，里面也是一件白襯衫，脖頸系了條橘色愛馬仕絲巾。

出門前，身份證、駕照這些證件，藍鈴還是習慣幫女兒收好，女兒雖然已經成年，但永遠是她眼中“需要媽媽呵護的小女孩”。

藍鈴一家住在芝加哥北郊，離市政廳只有五分鐘車程。10月31日下午，市政廳的落地窗幕透出大選前的嚴肅氣氛，選民們被冬裝裹得嚴實，戴着藍色口罩。投票站很大，有 20 台左右投票機，藍鈴已經提前在網上登記註冊成功，女兒是第一次投票，之前操作有誤，要在門口重新註冊。

藍鈴莫名緊張起來，她對工作人員說：“我女兒 18 歲了，今天是她第一次投票。”工作人員聽了笑着朝她點點頭，然後跟林希核實：“出生年月？”

“出生年月是……”藍鈴正要回答。

“Mom, Mom!”工作人員打斷她，做手勢示意讓女兒自己來。藍鈴點點頭。

“地址？”工作人員繼續問。

“她的地址……”藍鈴忍不住又想插嘴。

“Hey! Mom! Mom!”工作人員再次善意地打斷，“Mom, 我們是理解的，但請讓您女兒自己來。”

藍鈴噤聲，只能退到後面，依舊盯着女兒，有些不放心。“做媽媽的老是怕女兒自己這樣那樣做不好。”藍鈴說。

順利讀卡後，林希將選票插入黑色的收集器，她站在投票場地正中央，票一放進去，全體工作人員都鼓起掌來：“First time voter! Oh yeah!”一個工作人員興奮地說：“這是人生中的里程碑！”

藍鈴的票也投好了。她把選票上所有候選的共和黨領導人都塗中。母女倆投票的桌子沒挨着，但不用問也知道，女兒投的肯定是拜登。上個月初，女兒曾“威脅”她：“如果你不選拜登，就不理你了！”

“隨便你，不理就不理。”藍鈴覺得女兒有些幼稚。

藍鈴和丈夫是第一代移民，18 年前來到美國，現在生活在芝加哥。家里兩個孩子，一條狗，標準的美式中產家庭。

女兒林希在美國出生，個性鮮明，即使父親是病理學專業醫生，也“絕不向權威低頭”。幾個月前，同學的母親確診新冠，父親要求她在家隔離 14 天後，再隔離 7 天。但女兒習慣“什麼都先 Google 一下”，核酸檢測幾次都是陰性後，她沒有採納父親的“專業建議”。

在政治上，林希倒是和父親一致，都支持民主黨。她立場鮮明：只要和特朗普沾邊的就反對。“總統不只是制定政策，更該為所有美國人樹立好的行為模範榜樣，但特朗普做的太糟糕了！”在她眼中，特朗普及他所代表的共和黨“只關心他們自己，一點兒不關心別人，非常自私”。

丈夫也說：“川普代表倒退的力量”、“給川普投票的人是自取其辱”。

在伊利諾伊這個傳統的深藍州，無論在家

里，還是外面，藍鈴都屬於少數派。但藍鈴認為，特朗普“說話不靠譜，做事特別靠譜”，即使不是最優人選，也比拜登好，“拜登長得帥，說話得體，精英階層的完美代表，擅長作秀。”

今年 5 月末，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後，拜登在與一對非裔父子交流時單膝跪地，更是讓藍鈴覺得觸犯到了底線：“太作秀了吧？國家領導人憑什么這麼沒有尊嚴？”

而在丈夫和女兒看來，這是尊重民意、關注少數族裔權益的舉動。

在這個家里，民主黨以 2 比 1 領先，14 歲的兒子沒有發表意見。那次母女倆因為投票在客廳爭論時，兒子還來勸和：“不管大家的選擇是什么，都有各自的理由，我們要學會尊重。”

女兒不說話了。吃晚飯時，藍鈴也試着繼續溝通：“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，這就是投票的意義。如果都要求大家投同一張票給一個人，這才是錯誤的。”後來，女兒不再試圖影響藍鈴的選票。

周六投票結束後，藍鈴和女兒在市政廳外拍了張“政見不一的合影”紀念。女兒自拍時，要了藍鈴的橘色絲巾做配飾，還像個喜歡穿母親衣櫃里衣服的小女孩，但藍鈴看着她，覺得女兒真的長大了——女兒投給拜登，並非受父親影響，而四年前，同樣是第一次投票的藍鈴還無法做到。

藍鈴的手機就放在枕頭底下，半夜起來上廁所，迷迷糊糊也會刷一下統計數字。大選結果出來前，選票數據變化是全家最關注的事情之一。

11月3日，拜登拿到伊利諾伊州全部 20 張選舉人票。結果一出來，丈夫林光正冲妻子笑：“這可是深藍的伊利諾伊州，你投了也白投！”

藍鈴不甘示弱：“那又怎麼樣？如此深藍，還



人民視覺

有那么多人支持特朗普，你們難道不該反思嗎？”

四年前美國大選，藍鈴支持的還不是特朗普。那時她對政治並不關注，只是追隨丈夫，“那時候單純地崇拜仰望先生，覺得他說什麼都對”。

丈夫林光正 45 歲，戴一副無框眼鏡，學者模樣，雖然小她兩歲，但藍鈴喜歡叫他“大叔”。結婚二十年，夫妻倆很少吵架。藍鈴喜歡插花，丈夫就去鄰居家討幾枝紫玉蘭來；藍鈴回國探親一個月，丈夫每日工作十幾個小時，承包家里一應訂飯、遛狗、打掃衛生等家務。丈夫性格正直理性，邏輯嚴密；藍鈴則感性溫柔，“和誰都說得上話。”

藍鈴欣賞丈夫的聰明純粹，他 15 歲就考上醫科大學，酷愛讀書，即使家境貧寒，但始終是個很理想化的人，相信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。兩人在 1990 年代的大學里相識，爲了丈夫能夠繼續深造，2002 年，他們一起奔向美國。

作爲第一代移民，最辛苦的是 2009 年到 2013 年間。那時兩個孩子都上幼兒園，藍鈴在國內的外企工作過，加上醫學專業背景，順利地找到一份實驗室的科研工作，丈夫在醫院做住院醫生，生活與工作沒有喘息的機會。

2016 年美國大選，藍鈴第一次獲得了投票權。藍鈴聽丈夫說，民主黨有大格局，有社會理想。她跟隨丈夫，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。“我以前是特別聽話的那種乖老婆，先生說什麼就是什麼”，她說，“後來我覺醒了。”

後來的四年，藍鈴注意到當地華裔參政議政活動越來越頻繁，有人成爲伊利諾伊州首位華裔議員；有人競選董事會，大家就一起舉着小旗發傳單，做拉拉隊；芝加哥“打砸搶”騷亂時，大家也一起維護“China Town”的安全；美國疫情嚴重後，他們組織起來，給國內和當地社區捐贈物資。藍鈴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越來越高，今年 7 月，她還注冊申請了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試驗志願者。

身邊的環境也在變化。就在今年，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後，她經歷了兩次“打砸搶”事件，芝加哥交通癱瘓，愛馬仕、路易威登等奢侈品店的玻璃櫈窗被砸碎，店里商品被洗劫一空。藍鈴很害怕，立刻申請了持槍證。伊利諾伊州是民主黨執政，抓了很多人，但大部分沒受到處罰，還削減了警察預算。她不明白爲什么。而且，民主黨支持大麻合法化，要在伊利諾伊州建立一個“美國最大的娛樂性大麻商業中心”（以娛樂性大麻爲主的商業綜合體），距離她家只有 20 分鐘車程。

藍鈴擔心治安問題。丈夫卻贊同“合法途徑獲得大麻比私下氾濫更容易控制”。

爭辯逐漸成爲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：早上出門前、晚飯桌上、睡前看電視——只要一碰面，針尖對麥芒——藍鈴反對大麻合法化，反對加稅，反對平權與戰爭；而丈夫支持富人多做犧牲，支持黑人運動，贊成亞裔細分和男女同廁。

最大的分歧之一是兩黨對待非裔美國人的態度與政策。丈夫是醫生，同時在大學裏教書。他通讀二十四史，說起話來總是引經據典。今年大選投票前，他勸藍鈴：“我國古代對於少數民族的政策就是‘同化’，給他們政策傾斜，幫助他們提高

民族素質，最後達到民族融合大一統。”

“那就能向黑人下跪了？”藍鈴覺得不可理喻，“這不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。而且每家情況都不一樣，憑什么說黑人是對社會犧牲最大的群體？”

和丈夫穩定的圈子不同，離開實驗室後，藍鈴兼職做地產經紀，大學教授、中餐館服務員，她都打過交道。客戶中有一個按摩店女郎，後來兩人成了朋友，但丈夫覺得，“和開按摩店的有什么說的？”

恰恰因爲與各個階層都接觸過，藍鈴對“弱勢群體”有了自己的判斷。幾年前，有個黑人小伙子做她的房客，按照當地規定，他信譽分很低，根本租不到房子。小伙子只有 20 歲，帶兩個孩子，是個橄欖球球手，體型勻稱，夢想是“獲得美國橄欖球冠軍，改善生活狀況”。藍鈴同情他，把房子租給他。但他租房後又結婚生子，身體也逐漸變得臃腫，靠四處打零工過生活，球也打得越來越差，“最後還欠了我六個月房租。”

藍鈴嘆了口氣說，她下了最後通牒：只要搬出去，租金一筆勾銷。那之後，她對“政治正確”有了懷疑，堅持不能一概而論，也反對“黑命貴運動（指 Blacks lives matter）”：“我同事里也有黑人，他們非常勤奮吃苦，但不能和那些懶惰的歸在一起。”

“黑命貴”三個字讓丈夫林光正如芒在背：“應該翻譯成‘黑人的命也是命’，誰的命也不比誰的貴。”

他支持藍鈴參與公共事務，只是覺得爭辯時的妻子“沒什麼太強的原則，比較注重現實利益”。而在藍鈴看來，丈夫在象牙塔里待久了，自詡精英，過于理想。

投票日前夜，晚飯飯桌上，丈夫林光正激動地說：“明天要見證歷史啦！”

藍鈴很不屑：“2020 年每天都在見證歷史。”

11月2日，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唐人街一家商店用廢紙盒封擋門窗，以應對美國大選投票日及其後可能出現的破壞行爲。

“這下您總該投拜登了吧？”

大選計票開始後，特朗普一度領先。看着“萬里江山被染紅”（紅色代表共和黨），藍鈴在朋友圈發了個咧嘴的笑臉。晚上 10 點左右，在最大的搖擺州佛羅里達，特朗普票數領先了 38 萬張，藍鈴安慰丈夫：“你先去睡覺，川普肯定贏了！”

丈夫十分傷心，嘆着氣說：“不看了，肯定是（特朗普）贏了。”

但第二天一早，11月4日，大選總票數戲劇性翻轉，藍鈴醒來從枕頭下掏出手機刷新新聞，有些難以置信，拜登反超了。

藍鈴很重視四年後的第二次投票。投票前兩天，她剛剛落地，從中國坐了數十個小時飛機，返回芝加哥。

父親 9 月底在河北老家去世，她以“奔喪”的名義才拿到簽證，輾轉回國，其中近一半時間都在酒店隔離。在這個狹長的小房間里，藍鈴按照丈夫說的，“別浪費了回國隔離的日子”，每天一邊看電視一邊走路，幾乎能走一萬步，3 公里。按照丈夫的計算，隔離兩周就能跑個馬拉松了。

大洋彼岸，伊利諾伊州的提前投票已經開啓，丈夫林光正看了“可能會發生動亂”的新聞擔心：“早點回來，別到時候有動亂回不來。”藍鈴最擔心的是女兒，丈夫工作繁忙，女兒在家里上網課之外，還要照顧弟弟和一只白色愛斯基摩犬，那是條好動的小傢伙，一聽到電腦裏老師講課，就朝着屏幕汪汪叫。

和她不同，女兒林希一直參加支持黑人的活動和遊行。在高中社團里，她經常參加救助黑人的活動，創作了許多宣傳畫和藝術作品；今年夏天，她參與遊行，黑色半袖 T 恤上印着金色標語 “Blacks lives and dignity”（黑人生命與尊嚴）。

林希認同“富人應該幫助窮人”這一立場。上幼兒園時，她曾有個十分要好的黑人小女孩，每次來做客，一整晚都在看動畫片——女孩的母親覺得孩子太小，從不讓她看那些迪士尼“王子和公主”的故事。“她好可憐。”林希跟母親說。後來小女孩一家搬走了，幾次電話後，斷了聯繫。

林希沒有黑人朋友，學校裏沒幾個黑人同學。她在“特優課程設置”（美國高中課程分普通課、優秀課、特優課）黑人學生基本沒機會進入特優課，“所以黑人平權運動很重要，每個人都應該獲得相同的對待，尤其在這個時候黑人更重要。”林希說。

但在藍鈴看來，女兒能在特優課程，並不是憑空得來的，靠的是勤奮加天分，“但是華人二代很多人忽視了父輩的努力，以爲‘學習好’是輕鬆的事，看不到華人第一代的強大基因。”藍鈴說。

她覺得女兒只講了結果，就像選舉一樣，女兒沒耐心刷這些數據，只想等着看最後結果。她猜測，女兒只關心“誰是總統”，其他候選官員既不認識，也不瞭解。

但林希說，自己在投票前閱讀了一些候選人的簡歷，“我並沒有胡亂投票。”

覺醒的母親和年輕氣盛的女兒，家庭里的戰爭還在陸續。大選前，特朗普突然宣佈簽署兩項總統令，於 45 天後封殺微信和 TikTok 兩個中國公司開發的 app。林希看了新聞，跑回家興奮地對母

親說：“這回您肯定‘轉投’了！”

藍鈴納悶，女兒把手機屏幕湊過來，“特朗普禁止微信支付！這下您總該投拜登了吧？”

“微信大額轉賬本來就是一種‘逃避交易稅’，行爲呀！”藍鈴覺得政策沒問題，因爲只是禁止微信進行商業交易，而且她本來也不用微信支付購物。女兒又驚又氣：“這是中國的微信！明明就是歧視我們中國！”

家里的爭論讓林希“減少了對媽媽的尊重”，“特別是我非常在乎的事情而媽媽並不在乎時，我覺得很沮喪。”

“我覺得我媽很自私。”林希說。

美國大選期間，這樣的戰爭存在于很多華人家庭裏。賈鵬今年 31 歲，大學畢業後，和父母移民到紐約，今年也是第一次投票。他支持民主黨，父母不關心政治，而朋友就沒這么“幸運”了。選舉日前不久，賈鵬和朋友們出去玩，一個朋友有些不好意思，爲自己父母是“川普的兄弟”而道歉。

“我們能理解支持川普的華裔長輩們。”在賈鵬看來，“一代移民”更多是中產，是“精緻的利己主義者”，有“中國大家長”的傳統觀念。“爲下一代和階層利益考慮，他們不希望加稅，股票大跌，有更多人移民搶佔學區名額等等。”他的朋友參加支持黑人的遊行，父母阻攔：“和你有什么關係？”